

鄧府山古殘墓清理記



一九五二年五月

南京博物院

南京附近考古報告

編輯者 南京博物院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四川中路三四六號七〇二室

印刷者 美靈登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路一一七號

定價 人民幣貳萬肆仟元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版 0001—10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鄧府山古殘墓清理記

編輯

曾昭燏

作者

尹煥章

張正祥

黎忠義

王文林

李連春

目 錄

一 工作經過.....	2 頁
二 墓制及遺物.....	2—7 頁
三 幾個問題的提出.....	7—10 頁

插圖目錄

一 二號墓的形制.....	3 頁
二 二號墓出土的袁虎子與六朝陵墓前石辟邪的比較.....	4 頁
三 一號墓的形制.....	4 頁
四 一號墓出土的大泉五百銅錢.....	5 頁
五 1.2. 一號墓出土的陶罐上的飛鳥與人形獸舉例.....	9 頁
3.4. 蕭宏墓前石碑上浮雕的鳥獸像舉例.....	9 頁
六 南京附近六朝初年小型墓葬區分佈圖.....	10 頁

圖版目錄

壹 鄧府山地形圖.....	正文後
貳 鄧府山古殘墓分佈圖.....	正文後
叁 清理工作情況與兩墓被盜痕跡.....	正文後
肆 兩墓破壞情況與出土的瓷器.....	正文後
伍 一號墓出土的人物飛禽紅陶罐與兩種陶灶.....	正文後
陸 一號墓出土的陶製生產工具明器與現代工具的比較.....	正文後
柒 一號墓出土的陶製生產工具明器與現代工具的比較.....	正文後
捌 一號墓雙線十字紋磚拓片.....	正文後

玖	二號墓三錢紋磚拓片·····	正文後
拾	一號墓五錢紋磚拓片·····	正文後

表 格 目 錄

表一	鄧府山古殘墓清理工作人員分工簡表·····	1 頁
表二	鄧府山古殘墓出土遺物統計·····	6—7頁

表一 鄧府山古殘墓清理工作人員分工簡表

工作人員	担 任 工 作 摘 要	備 註
曾昭燏	計劃工作，修改報告，負責編輯。	
尹煥章	主持發掘，整理遺物與記載，草擬報告。	
張正祥	測繪地形，插圖排版，整理用費支出。	
黎忠義	繪製墓牆及遺物插圖，兼聯系尋索。	
王文林	遺物的摹拓、精對與修補。	
李連春	田野工作照相，出土遺物照相製版，兼理日常事務。	
李誠賢	出土遺物的編號與文稿繕寫。	
王興嘉	來往開汽車驗過，兼理事務。	
劉德福	田野發掘技工。	
張洪飛	田野發掘技工。	
工人七名	掘土工作，係臨仁里農民。	共二日一十四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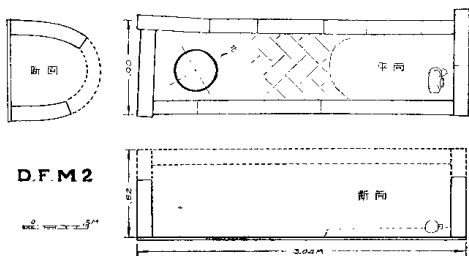
一. 工作經過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得到公安局第十分局的通知，在中華門外雨花台附近的鄧府山、土城頭兩處，獲得了一批出土的瓷碗、瓷罐、花磚、銅洗、銅壺、和雙龍紋銅鏡等。當時文保會把這些東西取回，並通知了南京博物院，南博院隨即派工作同志二人往文保會看這批東西，都認為是六朝初或東漢末的遺物，尤其是銅洗銅鏡，式樣紋飾和漢代的幾乎沒有差別。於是兩處工作同志共四人，往墓地勘查，出發時已是下午四時，五時到達鄧府山能仁里勞動教養院南牆外福記建國磚瓦廠，這廠正南隔一山溝，約四百公尺，是明朝開國功臣寧河王鄧愈的坟墓，其詳細地形見圖版壹。據窯廠的人說，在四月中旬，起土作坯，審工起土，是按立方公尺論工資的，在土坡上掘土面積約二十五公尺見方，下掘一公尺左右時，發現了花磚墓五座，當時不知這幾座墓的可貴，已毀去三座，文保會所獲三件銅器，即出於已毀的墓中。幸而文保會當時對當地人民說明這些墓葬的價值，以及能仁里俞修才村長和五貴里派出所孫德英同志的盡責，才保留了兩座，其中的一座南段還掘了個大洞，滿存泥水。勘查的人將墓地周圍觀察一遍以後，拾得許多陶瓷破片，晚上回南博院，經大家研究結果，都主張沒有毀的兩座墓，應立時清理。理由是：第一，當地派出所對兩墓日夜派人看守，頗以為苦；第二，窯廠正加緊生產，兩座未毀的墓妨礙起土工作；第三，南博院在以往收得這類文物不少，早想瞭解此類墓葬的情形；第四，兩墓規模很小，所費無幾。因此種種原由，所以一方面準備一切，一方面以急電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呈報此事。四月二十二日，南博院組織七人工作小隊，文保會也派工作人員二人參加，費了兩天工夫，將兩墓清理完畢。

二. 墓制及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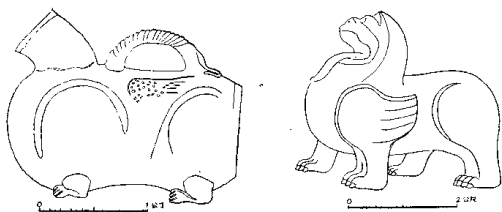
發現的五座墓葬，是有次序的排列着，在窯坑斷崖上，還有好幾處暴露着同樣的花磚，大部分壓在近代坟的下面，這些事實證明，這裏是古代小型墓葬羣，可能是一個家族的葬地。我們清理的兩座墓，一座很小，一座較大，我們把較大的稱為一號墓，把小的稱為二號墓（圖版貳），墓的代表符號為 D.F.M. 1 和 D.F.M. 2。現在分述於下面：

二號墓(D.F.M.2) 爲了它特別簡單,所以先爲敘述。墓作長方形,頂底和四壁都用花磚砌造,底上磚平鋪成人字紋,頂砌成券形,無墓道。墓的大小:計長三・〇四公尺,寬〇・九〇公尺,券頂到底深〇・八二公尺(插圖一),券頂在現在地面下約一公尺。磚的紋飾有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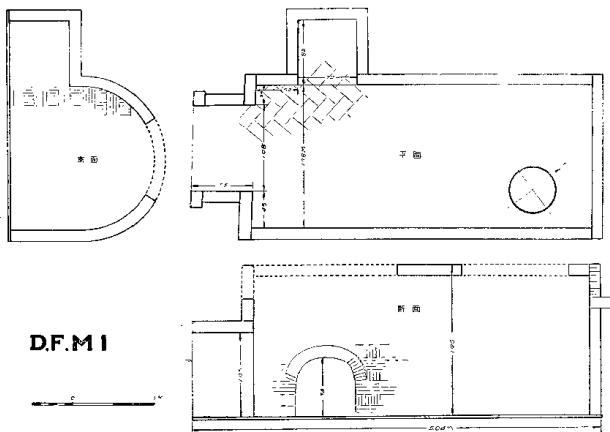
插圖一 二號墓的形制

(1) 錢紋,有三錢紋和五錢紋的分別,錢周圍光芒四射(圖版玖、拾);(2)三組雙線十字紋,在十字紋空處,填以對稱斜條紋,倘若在十字線正中處分爲兩半,活像杉樹枝葉在平放着(圖版捌)。兩種紋飾,都在磚的兩個平面上,有壓下痕跡,是印製的,惟第二種磚的一頭中部,有兩組頂對的三角紋飾,極像漢隸書的五字,像是預先刻在磚模上,製磚時印出來的。券頂已破壞,墓內殘磚縱橫於淤土中,朽木和鐵釘發現於深度不同的擾土內;墓身北段底面上,還有殘棺的朽木和漆皮(圖版肆)。在朽木上有鏽蝕成粉的銅錢十餘枚,錢徑二十三公厘,大致與漢五銖及三國蜀鑄和魏明帝所行五銖錢大小相等;與湖熟前崗漢末墓葬出土的五銖錢,大小厚薄亦相同。墓中人骨已不存在。墓的東北角,發現盃虎子(即使盃。「後漢書」「獻帝紀」李注引「漢官儀」云: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褰器虎子之屬。)壹個(圖版肆),盃質粗糙,不甚堅硬,色紫紅,釉作淡灰綠色,直口,下有四足,背上有壘,胸部突出,若一雄壯有力的獸蹲在地上,身兩旁有羽翼紋飾,後有小尾,形狀和六朝陵墓前的辟邪,有幾分相似(插圖二)。二號墓的收穫,就是這樣了。



插圖二 二號墓出土的虎形石與大明陵墓前石辟邪的比較

一號墓(D.F.M. 1) 此墓在二號墓西約五公尺，也是用花磚砌成，只是規模較大，並有短小的墓道。計墓全長五・〇四公尺，墓室長四・二九公尺，寬一・七八公尺，券頂到底深一・九〇公尺，券頂在現在地面下〇・五〇公尺。由墓道通墓室，有拱門一，高一・〇五公尺。墓西壁南段有小的耳房一間，上也成拱狀，高〇・七四公尺，房深〇・八二公尺，寬〇・七二公尺(插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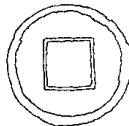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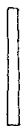


插圖三 一號墓的形制

當我們把夯上積土剔淨，露出整個夯頂時，很顯明的看出來，在墓前部爲現在掘口，內含水和泥漿，計一・四〇公尺的深度；夯後部下陷，陷處中爲淤土，無磚，四週都是下傾而排列整齊的磚層；墓道拱門也被破壞了，充滿了黃淤土。這些情形，表示這墓在以前曾被盜過。爲了安全及掘土的便利計，先將已破的夯頂上部拆去，然後層層出土。墓內係淤積的黃膠熟土，質黏而堅。這淤土在四隅是比較自然的成層堆積，顯出和水一同流入的形狀，中部淤土較深，近紫紅色，堆積不十分平衡。出土物有瓷片、紅陶片、和一件完整的蛙形小瓷盂，還有鐵釘、漆皮、朽木片、殘花磚等，都是位置錯亂，深淺不一。和朽木混合出土的有銅錢二枚，文曰：

「大泉五百」（插圖四）。

墓室底上與近底四隅和西壁耳房中，出有瓷器一件，陶器十六件，雖然



插圖四
一號墓出土的大泉
五百銅錢

放置不算整齊，但還可以看出近乎原來位置。人骨已不存在。

現在讓我們把一號墓出土的器物分類來說。(一)瓷器類：計瓷虎子一件，瓷罐一件，蛙形瓷盂一件。虎子大小、質料、顏色、形狀，都和二號墓所出的一樣，只是釉薄些，身上紋飾不顯明；罐（圖版肆）大口，短頸，肩上有相對兩小鼻，大腹，平底，白色粗瓷胎，外加冰裂紋淡綠色釉；盂（圖版叁）作蛙形，長八公分，背上有小直立筒狀口，瓷胎較白而堅硬，釉作淡黃綠色。(二)陶器類：各種小型明器，如拙、舂、杵、簋、灶、盆、罐、雞房、小雞、豬圈、小豬等（圖版伍、陸、柒）。除一件陶盆爲灰色外，其餘都是紅色，質料脆弱，容易破碎，許多器物表面上還塗着一層薄釉。在這些明器中，陶雞、雞房、陶猪、豬圈爲一套，三種陶灶及陶甗、陶盆爲廚房用具一套，陶拙、簋、杵、舂爲製米工具一套。陶拙共由四部拼合而成：下部有四足，托一陶托，方形中空，若一漏斗式；其上放置上下兩層圓形陶餅，與今日農村所用石磨相同，兩陶餅相接面，都有刻紋，自中央向外分出，上層圓餅相對邊上，有圓溝各一；最上部爲陶質插桿，作丁字形，丁端下面有凸出小圓軸形物，向上層陶餅上圓溝處插入，這時推動桿柄，就可移動拙的上層，表示作擯去穀殼之用。另有一件大紅色陶罐（圖版伍），出於西耳房內。罐大腹，腹周圍有六圓孔，前後還突出一個蛇頭，一個蛇尾。罐的肩部突出一圈，好像泡菜罐子突出的那個盛水的一圈一樣，但這一圈沒有合口，前部呈缺狀。在這一圈上，站着九隻小動物，雞、狗、猪、羊等。罐口成直筒狀，高一公寸。直筒的四隅，各有獸面人身的動物坐着，頭上頂着一個小水盂；直筒的正面，是一長方形缺口，像小門的樣子，門上有簷，其上伏着兩隻展翅的小鳥，門外左右豎立兩

柱，好像雙闕，在雙闕之間，小門之外，放着一具小棺材，頭向外，棺前兩側，兩孝子相對跪伏；五體及地；直筒左壁，坐一樂師，正在彈弄琵琶，頭上有兩隻小鳥在飛翔着；右壁坐着一個吹笛的人，頭上有一隻小鳥；後壁有兩人相對拱坐，兩人之間和頭上，有三隻小鳥在飛翔着。在直筒口沿上的四角，有四個小圓柱，支着一個小小的房頂，頂上歇着一隻展翅的小鳥，姿態非常生動。這些人像、動物、飛禽等，都是凸出的塑像。

這裏再把兩墓出土的遺物，附統計表如下：

表二 鄧府山古殘墓清理出土遺物統計

田野編號	文物名稱	件數	出土坑位	損壞情形	備考
田 1	人物飛禽紅陶罐	1	D.F.M.1:1.90 m	有裂縫	
2	陶 雞 房	1	D.F.M.1:1.87 m	有損	
3	陶 灶	3	D.F.M.1:1.90 m	均有損缺	大灶附小陶甑一
4	陶 盆	1	D.F.M.1:0.55 m	缺二塊	查掘洞中所出
5	直口小陶罐	1	D.F.M.1:1.65 m	破後粘補	
6	瓷 虎 子	1	D.F.M.1:1.85 m	口有缺補，腰斷	
7	瓷 虎 子	1	D.F.M.2:0.82 m	釉有蝕	
8	瓷 罐	1	D.F.M.1:1.90 m	口缺一塊	
9	蛙形瓷盅	1	D.F.M.1:0.90 m	口沿微有損	查掘洞口所出
10	殘 瓷 碗	1	D.F.M.1:0.80 m	只有一半	
11	瓷 片	14	D.F.M.1		
12	陶 罍	1	D.F.M.1:1.90 m	破後粘對	全套
13	陶 篩	1	D.F.M.1:1.90 m	有缺	
14	陶 存 及 杵	2	D.F.M.1:1.90 m		二份
15	陶 圈	1	D.F.M.1:1.90 m	有缺	
16	陶 猪	1	D.F.M.1:1.90 m	有缺	
17	陶 雞	3	D.F.M.1:1.90 m	內一雞缺	
18	紅 陶 片	6	D.F.M.1:1.90 m		係蓋片
19	花 磚	14	D.F.M.1:1.90 m		
20	花 磚	22	D.F.M.2		
21	殘 銅 錢	2	D.F.M.1:0.65 m	殘缺	大泉五百
22	殘銅錢及朽木	1包	D.F.M.2		不辨文字

23	鐵 棺 釘	10	D.F.M.1	殉殘鏃	
24	朽木片及漆片	1包	D.F.M.1	殉殘朽	
25	朽 木 片	1包	D.F.M.2		
26	殘 棺 釘	1包	D.F.M.2	碎塊	
27	薄 石 片	2	D.F.M.2		
以上兩墓出土遺物共計九十五件整					

三、幾個問題的提出

以上敘述了發掘和出土物的情況，現在把簡略的推論寫出來。

(一)墓主問題 這兩個墓都是男子的，墓制規模大小不同，大概由於墓主貧富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從一號墓殘存的器物看來，原來殉葬的東西非常豐富，那些生產工具和牲畜等明器，是這個墓主生前生活的反映，因此，我們推測這個墓主可能是個小地主。這些東西同時可以說明當時社會經濟的情況，這是一般「帝王陵墓」中不易得到的。我們曾在江寧縣湖熟鎮農村中，對製米工具，作詳細的觀察，它們和一號墓所出的播、舂、杵、篩等明器非常相似（圖版陸、柒）。至於那個附有飛禽走獸人像和棺材的陶罐，有人說它是薰籠，和漢博山爐一樣用途。是否正確，不得而知；不過這類東西出土日多，將來總可弄明白的。總之，從這件東西上，很顯明地看出來製造這器的工人，是如何地具有豐富的創造力和純熟的技術。

(二)墓的時代問題 在一號墓內曾出「大泉五百」銅錢二枚，小篆書，背無文，根據這兩個錢的大小和它們的肉、好、孔、郭的形狀，以及文字的書體和讀法，大致可以說它們是東吳孫權時所鑄的。按「吳志」「孫權傳」：「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春，鑄大錢當千」。又「孫權傳」赤烏九年裴松之注引「江表傳」：「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曰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晉書食貨志」：「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難行，大者為比輪，中者為四文」。從這看起來，一號墓的時代，早可至孫權時，遲可至東晉初年，二號墓時代大概也是這樣。再從殉葬物來看，所出瓷器，胎多作紫紅色，也有少數白色的，紫胎的質粗糙，白胎的比較精細些。兩種質胎上面所塗的釉，薄的作灰綠色或淡青色，厚的作黑黃色，塗釉都是局部的，碗在邊沿，罐在肩上，腹部以下，外露瓷胎，這是東漢末六朝初的特有作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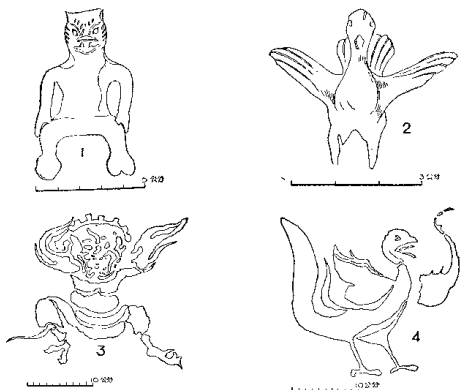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把幾件特殊的東西前後的關係來說一下：

(1) 盜虎子 兩墓所出盜虎子，均有羽翼紋飾。按中國藝術上有翼獸的出現，據現在所知，始於戰國時的銅器——狄氏壺，至漢代而此種圖象，甚為普遍。用石雕刻的，則有武梁祠畫像中的飛馬，南陽宗資墓與宋均墓前的有翼獸，南陽城西五里麒麟崗（距百里奚廟不遠）的石辟邪，四川雅安高頤墓前的石飛虎，渠縣縣城關正面兩斗拱間的雙翼獸。下至六朝，則有南京與丹陽附近的六朝陵墓前的石麒麟與石辟邪。以形制而論，鄧府山兩墓所出盜虎子，與六朝陵墓前辟邪極相似，可見其時代的接近。

(2) 蛙形盂 以蛙作為裝飾品，起源甚早，安陽殷陵出土的石刻中，即有作蛙形的。史稱東漢建都洛陽，靈帝大興宮殿，鑄天祿蝦蟆。「後漢書」「張讓傳」：「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及宮」。可見在漢代工藝品中，蝦蟆是常見的東西。降及六朝，陵墓前的神道石柱，座多雕作蝦蟆形。這個盂雖是一件小東西，但將它和石柱的座比較，顯然有相似之處。

(3) 飛鳥及人形獸 建築物上附有飛鳥及人形獸，在漢代也很普遍。例如成都鳳凰山所出漢畫像墓碑上的雙闕，門首有浮雕小鳥；雅安漢高頤子闕左右隅各有人身獸面物，作跪狀，頭頂飛脊，中闕斗拱右側有立鳥；渠縣沈府君墓東闕兩隅有人形獸，正面浮雕一展翅鳥，一足獨立。又梁蕭宏墓前碑碣側面的鳥獸人物浮雕，以之與鄧府山一號墓所出陶罐相對照，其展翅鳥與獸面人人物，亦甚近似（插圖五）。據「歷史教學」雜誌第一卷第六期上所發表傅振倫先生著的「中國最古的瓷器」一文云：「紹興發現瓷倉一件，是吳器，高十八英寸半，徑十二英寸，通體青釉，四周浮雕人物，作奏樂狀。有鳥三十餘，作飛翔狀。倉口門口都有犬作守衛狀，又有龜、龍、魚、豕等物，生動逼真。上部魚旁有犍狀物，有『永安三年（二六〇年）時，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孫，壽命長，千意（億）萬歲未央。』等字。羅振玉『金泥石屑』載一吳器，形制與此略同。一九三七年紹興項里發現壺、盤、盥、洗等物，大壺有雕鏤造象者。」這些東西都與鄧府山出土的陶罐，是同時代的作風。

除以上三點外，還有鄧府山兩墓的錢紋磚以及墓中所出陶灶陶屋等，都現着六朝初年的風格；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們定兩墓的時代為漢末或六朝初，不會相差太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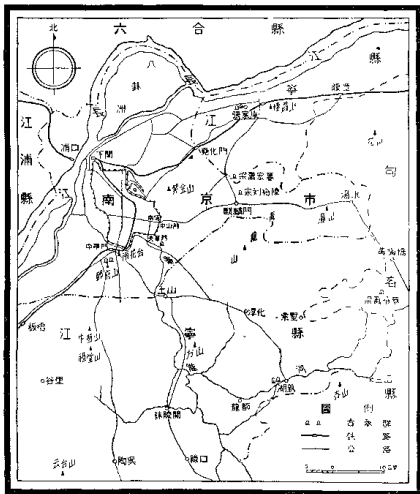
插圖五

1.2. 一號臺出土陶罐上的泥塑飛鳥與人形獸舉例
3.4. 蕭宏墓前石碑上的浮雕鳥獸像舉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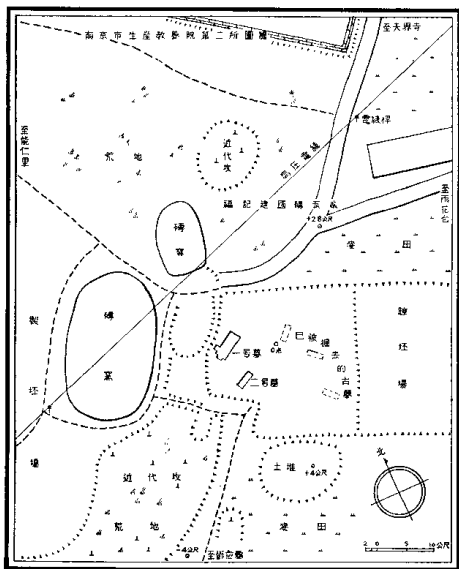
(三)他處同時代的墓葬問題 據日人奧平昌洪「東亞錢志」記載，在清光緒年間，雨花台曾出大泉當千錢。按赤烏元年(公元二三八年)比嘉禾五年(公元二三六年)只後二年，由此推測，在光緒年間，雨花台附近，可能曾發現同時的墓葬。中華門外，東起雨花台，西至安德門，長約數里的丘陵(詳見圖版壹：鄧府山雨花台地形圖)，在東吳時統稱為石子岡，大約為當時的墓葬區域。「三國吳志」「諸葛恪傳」：「……先是董謐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箴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開』。成子開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後束其腰，投之此岡」。此是證明石子岡為東吳葬地。又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南京古物保存所於民國十九年在棲霞山曾發掘墓葬三個，墓係磚砌成，形如無輪汽車，墓上花磚甚多，有大泉五百錢紋，知係三國時吳墓，得有銅鍋、銅釘、鐵釘、磁洗、磁盂、陶質的俑：家、羊、磨、箕、的箕器」。我們在本年五月卅日和當時參加這發掘工作的王庸先生到墓地去實地勘查，這三座墓葬是在江寧縣甘家巷北張家庫西北約八百公尺，叫做焦尾巴洞的山坡上，墓分佈三處，其中的一個還顯出磚墓的拱門，磚確為壓印的三錢紋飾，錢紋上有「五十」字樣。又承王先生將其中的一個墓剖外形照片借予參考，與鄧府山一號

墓外形相同。由於豕、羊、麕、箕等殉葬明器、磚紋、以及墓的形制的各種對照，我們可以說棲霞山的墓和鄧府山的墓是同時代，殆無疑義。又本院同志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工餘之暇，曾在附近採集瓷片，無意中在南京光華門外起土坑中，發現了一座已經殘破殆盡的古墓，只留殘棺朽粉一線痕跡，在擾亂的黃膠淤土內，還有殘破瓷罐、陶壺共九件，混做破片一堆，陶瓷的質料、塗釉，也是和鄧府山古墓所出的一樣。又本院試掘湖熟史前遺址時，在曹家塢的前崗，曾發現了兩座古墓，打破了史前遺址，所出遺物和鄧府山大體相同，而和光華門外所出完全一樣，還有五銖錢與銅帶鉤等殉葬物，詳見「江寧湖熟史前遺址調查記」，這裏不贅。現在我們可以說：棲霞山、湖熟、雨花台、鄧府山、光華門外，五處都曾發現過東漢末六朝初的小型墓葬（插圖六），這證明圍繞着南京，這期墓葬的遺存，是相當普遍的。歷史告訴我們，南京為六朝的政治中心，很自然的、當時的人以南京城郭周圍為他們身後的歸宿地，如果我們有計劃地展開考古的調查和發掘，對於這個時期歷史文化的補闕拾遺的工作，一定會有較多的貢獻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
十一日寫就



插圖六 南京附近六朝初年小型墓葬區分佈圖



鄧府山古殘墓分佈圖